

中国通用应用文

家用文书

《中国通用应用文》

主 编 于成鲲

副 主 编 张耀辉 徐智民

本书编著 于成鲲 刘耀国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针对家用文书的新发展及新特点,对各类文书如(日记、传记、手札、请帖、借据、名片等等)作了阐述、示例及归纳,内容完备、独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用应用文——家用文书/于成鲲、刘耀国编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通用应用文/于成鲲主编,徐智明、张耀辉副主编)

ISBN 7-313-02559-9

I. 中… II. ①于…②刘… III. 汉语-应用文-写作
IV. H1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891 号

中国通用应用文 家用文书

于成鲲 刘耀国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32 印张:8.5 字数:176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50

ISBN 7-313-02559-9/H·497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于成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老人享受天伦之乐的福地,孩子成长的摇篮,年轻夫妇精心构造的温暖的窝居。它是美丽的花朵,幸福的果子,人类共同的向往。所以,人人都希望“有个家”,都“我爱我家”,都盼望着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亲戚、邻里之间能够在思想上、感情上、信息传播上相互沟通,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美好愿望的最理想的工具之一,就是家用文书。

家用文书是一种私务文书,主要用于处理个人私务,它是社会成员,不分男女老少、姓氏种族、贫富肤色、宗教信仰,都可以自由享用的工具。如个人存录文书、通讯文书、证明文书、事务文书、礼仪文书,以及告白启事、诉讼委托、陈述交往等等,都难以离舍。一个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到死的那一天止,一生的证明就不计其数,出生有出生证,健康有医疗证,结婚有结婚证,工作有身份证、工作证,读书有学生证、毕业证,迁移有迁移证,出国有护照,死了有死亡证。一个人一生中都会与父母、兄弟、姊妹、妻儿、亲友有许多联系交往,与他们相互写信,交流信息。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家庭千千万万,从没有给人写过信,也没有收到过信的家庭,几乎是没有的。换一句话说,本书提供的家用文书,是任何一个家庭都必须的。



家用文书在表达上是最自由的一种应用性文体,在形式上,大多数文体都遵从约定俗成的格式,没有严格法定形式,如写信、日记之类,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皆可。有一些形式是十分古老而传统的,但也可以是十分现代化的。一封普通的书信,既可以用文言文写成古典式的信件给长者,也可以用最现代化的书信形式通过 E-Mail 发给远在大洋彼岸的父兄。既可以尽“情”表达,也可以穷辞竭理。因为它的表达自由,所以赢得古今文学大师和科学巨子的钟爱。

热爱家用文书吧!愿它像一支烛光,为你的家庭生辉!



引 子

家庭日用文书有其自身的特点。就其性质、任务而言,这一类文书大都是处理私人事务时使用的。因而常常涉及个人隐私权。个人隐私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可侵犯。这类文体如个人信件、日记、账户、履历、遗嘱、纪传等等,不经本人允许,不得向他人公开。

其次,处理私人事务的文书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个人信件、日记等,常常记述了个人思想活动与发展的轨迹,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给个人留下的烙印。从中人们可以窥其相思之苦,取胜之乐,悬念之切,期待之甚。或思索,或徬徨,或猜度,或嬉笑,或怒骂。它是个人办事的文书,也是个人思想情感自由舒卷的天地,吐露真情的秘籍。一切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的思想往往都在这里萌芽,生长出伟大思想的第一片绿叶。因而它也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文体。

再其次,家用文书,在表现形式上大都约定俗成,表达方法十分自由,结构灵活,富于变化,最能展现作者个性、吐露一己才华。因而家用文书常常采用传统的俗成形式,又不拘一格吸收现代形式,它既可以给人带来实用,又可以给人带来美感。



第一章 个人存录文书

个人存录文书指个人、个人的指定人或家族的指定人保存的一类文书,它一般不对外公开,只有作为历史档案或经个人及该文书所有人同意才可以公诸于世。

一、日记、札记

(一) 日记

日记是个人生活、工作、学习的事件、经历、感受、心得的记录。它是记录者人生的印记、心灵的历程、思想的火花,是作者回首往事的铜镜,面向未来的长鞭,生活经验的仓廩,人生阅历的总结,也是作者提高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写作能力的阶梯。鲁迅数十年如一日,记人记事,用以备忘。契诃夫走南闯北,早早晚晚,凡目光所及,灵感闪烁的风片雨丝、一鳞半爪尽都列入札记,以此作为创作源泉。许多名人日记、手记,虽是点点滴滴,却是他们的思想精华,时代脉搏的感应。所以日记常常是研究工作者的不可缺少的资料。人们可以从中考核事件之真伪,研究传主与同时代人的相互关系,分析传主某些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线索,是分析他们的政治立场、处世态度、生活道路的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说,记日记,不仅有益于自己,利及当前,而且恩泽后世,益披众生。



日记、札记、手记是同一类文体。差别不是很大,但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差别不大指它们在形式上都属于同一体制;侧重点不同,指它们记述的内容分工不同,写作要素不同。

日记的内容十分广阔,一切个人的生活、思想、认识、交往、感受、体会、闻见都可以记。记日记可以直叙其事,直抒胸臆,指人论事,也可以凭空去想、生发议论,也可以备注说明。方法可以自由决定。

日记的形式,可以记流水账,可以纪要,可以转述,可以对某人某事发表看法感想。形式多样,并无定规。

日记所不应记的事有三:第一,不要在日记中说假话,记假事。这不仅是一种自我欺骗,还会严重欺骗、坑害后人。日记应当说真话,吐真情,记真事,以真为贵;第二,不要在日记中随意炫耀自己,贬斥他人。或肆意对他人进行无端攻击,造谣中伤。因为这只能表明自己缺少涵养,没有道德感与责任感。日记应当尊重人,同情人,理解人,以和为贵;第三,不要因为日记的形式与表达自由而马虎从事。所谓马虎从事,一是指没有把事情记清楚。例如时间、地点、人物、数字不清楚,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没说清楚,事件的性质、特点、影响不清楚,问题的概念、内涵不清楚。这些不清楚,有的是本来不清楚,有的是作者自己清楚,没有在文字上表达清楚。二是指把记日记当成一种负担,记过之后,也不看一遍,所以在文字上错漏很多,平时自己不派用场,影响并不大,但对于后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一个错别字就可能浪费他人无限时间、人力、财力不说,还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在日记中主要应记自己的事,不要记道听途说、缺乏可靠依据之事。总之,记日记应当记



述清楚,记述准确,记述可靠,以清楚明白为贵。

记日记的方法,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 随事日记 它的特点是记事。真实地记述个人的平凡或不平凡的一天的生活,包括油盐柴米酱醋茶、迁徙、旅行、开会、访友等等。有选择地记述一天的生活,这种日记又称生活日记。如鲁迅先生的日记。

鲁迅先生从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7日记了十几本日记,大都采用这一种记事法。现摘1912年5月的几则日记如下:

五 月

五日 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词目》一册。

六日 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予二弟信。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蜚虫王四十,乃卧卓上以避之。

七日 夜饮于广和居,长班为易床板,始得睡。

上述日记记述的是鲁迅先生1912年5月到北京时的生活与经历情景。在这里只是记述,没有对某些人事发表议论。

王元化先生最近在《新民晚报》上连载的癸酉日记,有所不同。虽然王先生所记也很扼要,但对一些重大事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如:

十一月二十六日 晴。继续参加学会六届年会。会后中玉、谷融来,要我允诺继续担任学会会长。我辞意坚决。我建议改由中玉担任,



不被接受。双方僵持。此种局面实令我苦恼。

十二月一日 阴。早访于伶。得钟佩璋电话。记得五十年代,艾青来沪在新文艺会面,谈及延安整风前,艾曾邀毛泽东对文艺界讲话,毛泽东说:“我的话你们听吗?”这也确实是实情。当时毛泽东的文艺意见尚未树立威信。四二年延安整风后,情况颇然改观。

十二月七日 晴。气温回升。得宁波徐季子赠书《文心与禅心》。得张隆溪信,并附所撰文。邨达来嘱为《狮城舌战》题词,乃书:“以口才气势胜,不如以理胜。”

这几则日记作者的态度都很鲜明。第一则不愿接受继续担任会长的请求。第二则回忆往事引出毛泽东的文艺意见。第三则借为《狮城舌战》题词,表明对“舌战”的看法。现在许多舌战,明明没有理,硬是要强辩出道理来,并成为胜者。无理被说成有理,岂不是诡辩么?应当服从真理。这些议论十分精彩。上述日记真实、简明,表明了个人的态度。在写法上有几点值得学习:

- ①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记述清楚、明白;
- ② 采用顺时实录,但对所记之事有选择,记以备忘;
- ③ 记述的内容具体、真实;
- ④ 记述简明,都是直叙式,有时加上画龙点睛似的评述,十分诱人。

2. 撮要日记 这一类日记的方法与前不同。它将一天所经历的许多事集中起来加以概括,不是按生活中事件发生发展情形加以记录,而是撮要记其要点。陶行知先生 1936 年 2 月至 1938 年 8 月出访欧美 28 国的日记,就采用了这种方法。现摘录几



则于后：

8月24日，中午，学生会。

全欧华侨抗日会常委陈铭枢、何肇绪、王海镜、李昆、何德鹤、李济时、胡秋原、王锡补、雷子声，德国一名，比国一名。

9月7日致国际和平会议主席书草稿
国际和平会议主席：

为使国际和平会议在远东更有效地发展，以及这个运动在远东与西方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参与北京会议的中国代表诚恳地请求国际和平大会的常务会议尽速派遣代表到中国去，以资常务委员会与中国委员会有以联系。

我们深信大会此举对世界和平与正式的运动大有裨益，而为中国人民所欢迎。

陈铭枢 陶行知 王礼传

钱俊瑞 胡秋原 黄清源(译者)

9月15日 见旅德华侨代表团。

10月2日 巴黎

10月3日 巴黎穷苦小孩暑期教育

巴黎6000小孩参加，附近共10000。父母失业，去年在学校内及城内名胜，市政府供给午饭和茶，晚饭回家吃。调查华工生活及历史，1916年来15万人，现华工参战总数尚有600人。

这里记的是一些比较重大的政治事件，即与抗日有关的问题。记述的并不是个人的生活，而是一个出国访问团的活动内容。所记人名、草案、数字详实，但对具体的时间地点则省略。记述中也没有很多议论，具体的事与态度都被概括进事实之中了。这一类日记像提要、目录一样，有的一笔带过，如10



月2日的日记只有“巴黎”二字。

3. 感受性日记 这种日记与前两者完全不同，记的不是个人经历、活动、观点、主张，而是个人的心灵历程与体会认识，即都是主观性的活动。如南怀瑾先生批注的金满慈《参禅日记》即是如此。

一九八〇年 四月二日 晴

晨坐遵师谕用白骨观法，一道光由脑出，升华与虚空合一。但知时知量，还不太行，摸不清楚，只能说大致如此而已。头顶现在一直有满的感觉，似乎脑髓满满的，只眉心有一点胀，眼睛有一点倦。

下坐在室内做了几件瑜伽。

四月三日 晴

晨六时打坐。坐中非常舒适。我又有了问题，我觉得光与虚空合一，会不会与空中电光相触？小说书上，所谓修道人，到相当时候，会遭雷劫，是否即此故，因为人身本就有电。

四月十一日 晴

近来心境似乎有些变化，说来也怪，当阴天下雨，或风雷助虐之际，我的内心就与之相应。当我置身于青天白日之下时，就不一样了，似乎我内心一片晴空，与虚空合一的趋向。譬如白天飘过来一片白云，这片云就飘在我的心上。如果空中掠过一只鸟，我的心上就会感到有什么东西，一掠而过。这种感觉异常微妙，说不清楚。细察这颗心，又不知在哪里，不在内外中间，似乎接近虚空，又似乎是虚空，真是愈说愈不清楚了。

金满慈生于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前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到了台湾，女儿去美国读博士学位，她遂到



美国定居。据她说南怀瑾先生：“嘱学生打坐，并训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老师常常寄书给她，她有看不懂的地方，或打坐有了境界，就请老师开示。有一天她忽然觉得意境上出现一片大海，便立即禀明南老师。从此，老师便规定她每天写一篇日记，满半个月就将这些日记寄给他看。南先生收到日记，便一篇一篇看，对一些疑问进行解答，针对日记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导。

关于记日记，金满慈曾在1918年12月22日写信给南先生，问道：“这种日记的记法与普通日记有何不同？有无重点？”10月31日，南先生复信说：“写日记，与普通日记无不同处，如加意未写用功见解与境界，即非真实日记，但照一般诚实写出，凡有关平常人平常家事亦无妨。须知平时行径，统为起人动念之心行，此行即为现行业力。能念念孜孜，改正为纯善之行径，方可与定慧相应，是谓真修行，真佛法。不然，平时行径与定慧境界分开，统为玩弄精神，于道了不相干也。”（南怀瑾批金满慈著《参禅日记》 中国世界出版社1996年，29～30页）

《参禅日记》在日记形式上与一般日记的确没有什么不同。但从内容上有差别。

首先，这里似乎是作为一种学问的探讨。作者的目的是为学禅。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把心得体会全写在日记上，老师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批改。改好了再寄回给作者。作者根据老师的批示进行改正，领悟其中的道理。普通的日记只记个人私事，是不交于人看的。这里的日记是专门为给人看而写的。在这一点上，两者有差别。

其次，日记的内容比较单纯，较多的是记述个人对禅学的理解、体会，对修炼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



提出问题,以请教于人。很少涉及社会生活中的他人他事。

再次,采用记叙方法。分析议论并不多。较多表现个人心灵的感应、认识、体会。客观记述少,主观性较强。

日记是按时间顺序的记事方法。其类型很多,记法也很多,决不止上述几种。例如,现代的日记,有的记事很简略,但分析认识却很多,直接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如《雷锋日记》。还有的是工作日记,专门记载工作上的事,或工作上遇到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举的基本上是个人的生活日记,它具有较强的隐私性。当然,隐私是相对的,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原来隐私的东西,经主人同意亦可公诸于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做皇帝的人都有人为他做实录。那实录一般由翰林学士担任,记的事,其实也就是皇帝的日记,只不过是流水账的每事记而已。现代社会的大事记,也是一种按时间顺序记载重大事件的记录,是扩大了范围的日记。其所记之事是众人之事、国家大事,而不是私事。但在方法上与日记相同。这些记录是写历史的依据,个人日记是写个人传记的最好材料,不能忽略。

(二) 札记

札记是个人读书、读报、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以后觉得其中的某些片断、语句对自己有启发,或有不同看法,或存有疑问,需弄清楚,而摘录的断续文字。这是自古以来人们积累知识的重要工具。中国古代大量的笔记,都是这一类文字累积而成的。刘叶秋先生在《历代笔记概述》中说:“笔记一体,不拘哪种内容,大都出于随笔杂录,故以‘丛谈’、‘杂俎’、



‘瑣言’、‘漫鈔’、‘隨筆’、‘筆記’等等作書名的最多：如《桂苑叢談》、《西陽雜俎》、《北夢瑣言》、《云麓漫鈔》、《容齋隨筆》、《老子庵筆記》等即是。”歷代筆記，浩如烟海，人們無法說清究竟有多少種。即使是像劉先生這樣的專家也未能告訴我們一個準確的數字。不過劉先生把筆記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小說故事類的筆記，包括志怪、軼事小說，如晉干寶的《搜神記》、南朝宋劉慶義的《世說新語》、清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等。一類是歷史瑣聞類筆記。如晉人偽托劉歆的《西京雜記》、清王世禎的《池北偶談》等。還有一類是考據、辨證類筆記。如晉崔豹的《古今注》、唐封演的《封氏見聞記》、宋沈括的《夢溪筆談》等。

札記的概念不完全同於筆記，只相當於筆記中的第三類，主要是個人學習的記錄，並不包括小說創作一類東西。通過讀書，發現問題，進行一些考據、辨證的工作，或者對原有論據進行修正補充，或對某些觀點有同感，進行議論發揮。

札記，有的人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的人記在卡片上，各有長處。不過記在筆記本上整理時進行分析歸類比較不方便。而卡片倒是容易一些。作為札記卡片的記錄方法大体上有三種。

一種是書目卡。一般要求記下以下內容：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價 格：
圖書館名稱：
藏書號：

一種是文摘卡，其內容是：



文摘内容:

文摘出处:

作 者:

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年月:

页 码:

另一种是心得卡,要求侧重记述:

引 文:

心 得:

引文出处:

作 者:

文章名称:

版 本:

页 码:

注释:如有解释说明之处,可以特别加以注明。

下面例举几则札记:

示例一 书籍目录札记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宋) 周密撰

齐东野语

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11月

定价 1.45 元

统一书号:11018/1139

该书与《武林旧事》、《癸辛杂识》、《浩然斋杂谈》、《云烟过眼录》、《浩然斋竞钞》等俱为周密名著。《齐东野语》是他的经意之作,其中保存了许多南宋史料,颇为珍贵。



示例二 文摘札记

书种文种

裴度常训其子云：“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则天也。”山谷云：“世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为名世矣。”似祖裴语，特易文种为书种耳。练兼善常对书太息曰：“吾老矣，非求闻者，姑下后世种子耳。”余家有书种堂，盖兼取二公之说。

(见宋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11月，380页)

示例三 心得札记

说明：本文摘自郭良夫先生的《编辑三论》一文。编辑三论，一是识鉴，论编辑的眼力；二是气量，论编辑的工作态度，三是谨严，论编辑的工作作风。三个问题都是郭先生一生经验的总结，都十分精彩。由于文章较长，这里只选取其中一小段：

二、论气量

只有识鉴，没有气量，还是不行的，谈到气量，我想起一段往事来了。借这段往事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朱佩弦（自清）先生，我的老师，1948年3月31日，逝世前几个月，在天津《大公报》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物，旧书，毛笔》。文章最末一段，不妨抄下来：

连带着想到了国画（即中国画——引者注）和平剧（即京剧——引者注）的改良，这两种工作现在都有人在努力。目前一位青年同事和我谈到这两个问题，他觉得国画和平剧已经有了



充分的发展,成了定型,用不着改良,也无从改良;勉强去改良,恐怕只会出现一些不今不古不新不旧的东西,结果未必良好。他觉得民间艺术本来幼稚,没有得着发展,我们倒也许可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像国画和平剧已经到了最高峰,是该下降,该过去的时候了,拉着它们恐怕是终于吃力不讨好的。照笔者的意见,我们的新文化新艺术的创造,得批判地采取旧文化旧艺术,士大夫的和民间的都用得着,但是得以这个时代和国家为主。改良恐怕不免让旧的拉着,走不远,也许压根儿走不动也未可知。还是另起炉灶的好,旧料却可以选择了用。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

文章里所说的青年同事就是我。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但是当年朱先生和我讨论问题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朱先生的意见,今天来看,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我的意见,基本上错了,虽然不无合理的成分。这里我的意思不是要讨论中国画和京剧的问题,而是要说明气量这个问题。当时我是一个青年助教,而朱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教授,青年的导师,他完全和我站在平等的地位,一起讨论,不,简直是争论问题。他那伟大的胸襟,我永远也不能忘怀。朱先生逝世后,我立即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1948年8月24日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一个刊物上。文章中有几句话:“他(指朱先生)不以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知道一点就说为非的态度,反而使得我觉得他真是汪洋大海,自己只是其中的一点水。”

由此想到,气量要大,或者叫做胸襟要宽,对于编辑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有这样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汉语拼音